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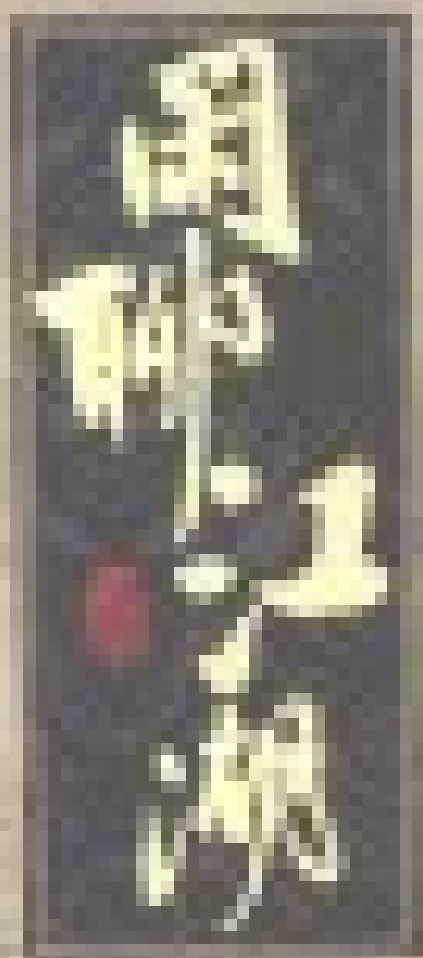
闲聊江湖



刘立民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闲聊江湖

刘立民◎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闲聊江湖 / 刘立民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1

ISBN 978 - 7 - 5306 - 5078 - 3

I. 闲… II. 刘… III. 侠义小说—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0448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20.25 插页 2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4000 册 定价:35.00 元

好友王爱英把刘立民先生的书稿《闲聊江湖》推荐给我先睹为快,我翻阅后便撂不下,畅快地读了三天。作者对传统侠士文学准确的历史抒写,对现当代武侠小说精准的点评,对所涉文化现象深入腠理的缕析,既具体入微又宏观深刻。

作者爱武侠文学,对相关知识的熟悉可以说到了了然于心的程度。书中饶有兴味的例证都似信手拈来,而且都有依据。更为可贵的是,他的讲述并非在掉书袋,炫耀懂得多。《闲聊江湖》是在娓娓道来的同时,以缜密的内涵、宽阔的视野、丰富的感触、轻松的笔触在介绍江湖的故事和故事的江湖。据我了解,作者还从事武侠小说创作。他的小说作品在字里行间泻出精彩,让文坛增加一抹绚丽。当然,《闲聊江湖》是在对武侠文学进行研究,属分析性文字,因此会和小说语言不一样。可是本书中的看似“闲聊”却胜似“聊闲”的那种文笔的流畅和形象,不搞创作的人是写不出其中的曲径通幽的。

平心而论,时下文坛的现实是,武侠文学的创作远远地走在相关理论研究的前面。面对冷清的研究景象,刘立民却在伏案创作之余,能精心探讨武侠文学理论,更加印证了他对武侠小说艺术的情有独钟。当然,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人们对相关理论的阅读不如看小说那么热情,那么解渴。但是,人们需要并离不开武侠文学理论。阅读武侠小说应当伴随理性而又有兴味的解读,才能使审美和欣赏不断深入。

记得“金庸热浪”刚卷起的时候,是北京的严家炎、孔庆东,苏州的范伯群诸先生著书撰文,使当代武侠小说的阅读走向普及和提高。这其中也夹杂着若干令人们再讨论的“酷评”。像王朔对金庸的“无知者无畏”的针砭,就不仅仅是一般意义

的“酷评”，还带有对武侠小说的贬斥。但这只是言论而不是研究。读了《闲聊江湖》我认为，刘立民是在潜心钻研武侠小说，从历史到当前，从传统到现代，由表及里，由此及彼。这么说吧，只要看了他这本书，你就会对中国的武侠小说有一个较为全面、较为深入的认知，甚或会喜欢上武侠小说艺术理论的。

我还一向坚持，文学理论的研究不要摆出某种架势。或咄咄逼人，或卖弄学问，或自说自话，更不能云山雾罩地侃大山。文学研究，特别是对小说的解读，要时时想着大众欣赏，以理论的审美去亲近百姓的阅读。也就是说，文学研究要从读者出发，做读者的艺术交流的朋友。

不知从什么岁月始，把武侠小说划给了俗文学，不入大雅之堂。其实，“俗”的武侠小说与古代的侠文化并非文人雅士不好之，皆因更为大众所欢迎。审美既然讲究“雅俗共赏”，“雅俗互补”，那么大众欢迎的作品本身就已有了趋雅的层面，或是更加需要理论研究的帮助，使大俗和大雅交融。于是理论的探究有责任推动大众文学走向深刻，走向精致。而刘立民的《闲聊江湖》就是一本尊重大众、贴近读者的文艺研究之作，也是有益武侠小说在创作上精益求精之作。这本书是在为今后武侠小说的发展铺下一块路石，可能不那么厚重，但却实实在在。

希望作者再接再厉，笔耕更丰。

是为序。

目 录

源流篇

- 梦的缘起——武侠文学兴起的思想文化根基 002
- 太史公为“侠”定义——司马迁的《史记》与武侠文学 005
- 武侠小说“初长成”——唐代的“豪侠剑仙传奇” 008
- 梁山:武侠的巅峰——《水浒传》对武侠文学的影响 012
- 清官与侠客——清代的公案侠义小说 016
- “反动”的旧武侠大作——清代侠情小说代表作《儿女英雄传》 020
- 说书的人——民间说书艺人对武侠文学的贡献 023
- 神魔闹江湖——还珠楼主的“奇幻仙侠派”武侠 027
- “武林高手”当为谁?——武侠小说作者中真正的武术行家 031
- 不该被遗忘的大师——武侠小说史上的重量级作家朱贞木 035
- 民国风云榜(上)——旧派武侠主要名家之概述 038
- 民国风云榜(下)——旧派武侠主要名家之概述 041
- 商人的眼光——新旧武侠小说风潮兴起的启示 045
- 宝岛群侠传——台湾的“三剑客”及诸位新派武侠名家 049
- 香江里的“小虾”们——金庸、梁羽生之外的香港武侠作家 053
- 《寻秦记》后的武侠世界——黄易开创的新派玄幻武侠 057
- 长江后浪滚滚来——本世纪初内地武侠新势力 060
- 巨擘也“玩票”——现当代严肃文学大家的武侠小说 064
- 光影的诱惑——武侠文学与影视的联姻 068
- 从“攻城略地”到“负隅顽抗”——关于武侠小说发行阵地的得与失 072

宗师篇

- 儒士、贵族与浪子——梁、金、古的人生经历与创作的关系 078
- 起名字的艺术——梁、金、古等武侠作家笔名的由来 083
- 大侠笔下的女人们——梁、金、古的女性形象及女性观之比较 086
- 煮酒论英雄——梁、金、古笔下侠客形象之比较 090
- 渔樵江渚上——梁羽生与金庸的历史学养与历史观 095
- 谈点“个人隐私”——梁、金、古的感情世界与其创作的关系 099
- 梁羽生的“拿来主义”——梁羽生作品中的模仿与借鉴问题 104
- 演义与“胡说”——金庸《鹿鼎记》中的历史“谬误” 107
- 查大侠“犯迷糊”——金庸小说中的明显漏洞 112
- 金庸也会“讲不通”——金庸小说中影响全局的构思失误 115
- 似曾相识燕归来——金庸小说的求变与雷同问题 119
- 高山仰止话至尊——金庸武侠的十大魅力 122
- 武学“大观园”——金庸小说中的武功 126
- 残金缺玉一怪杰——古龙小说优劣谈 129
- 小李飞刀，例无虚发——古龙小说中的武功 133
- 007与大杂烩——古龙的“楚留香”、“陆小凤”系列 137
- 仗剑江湖载酒行——古龙人生与酒的关系 141
- 创新与自毁——古龙、温瑞安“求变”之路 144
- 少侠锒铛入狱——一宗政治冤案与温瑞安的创作人生 147
- 十五个吊桶打水——由金庸小说的“七上八下”谈起 151

武林篇

- 古树寻根——中国武术的源头 156
- 武林代有豪杰出——中国历史上著名武术家之概述 158
- 泰山北斗,谁与争锋——中华武术圣地少林寺 163
- 仙山胜境育神功——武当功夫与张三丰 168
- 名门正派百世芳——中华武林真实存在的武术门派 171
- 功夫皇帝真伪辨——历史上武艺高强的封建帝王 175
- 火烧少林寺——关于“少林五祖”的悬疑 179
- 男儿当自强——黄飞鸿和“广东十虎” 182
- 津门大侠震神州——霍元甲及清末民初的天津武术界 185
- 南拳北腿真功夫——我国拳术的基本特点及分类 189
- 十八般兵器样样通——真真假假的冷兵器世界 192
- 刀剑枪棒各风流——我国主要冷兵器的使用特点 196
- 暗箭最难防——武林与武侠中的暗器大观 200
- 创意无限,功夫无穷——武侠小说中对武功的创造 204
- 想象任逍遥——武侠小说中的奇幻武功描写 208
- 阴阳二气满乾坤——现实中的气功与“武侠”中的内功之比较 211
- 百毒俱全——武侠小说中的用毒问题 214
- 杏林之中望武林——武侠小说与传统中医 217
- 天王盖地虎——江湖中的行话 221
- 千奇百怪话门派——武侠文学中虚构的各种江湖组织 2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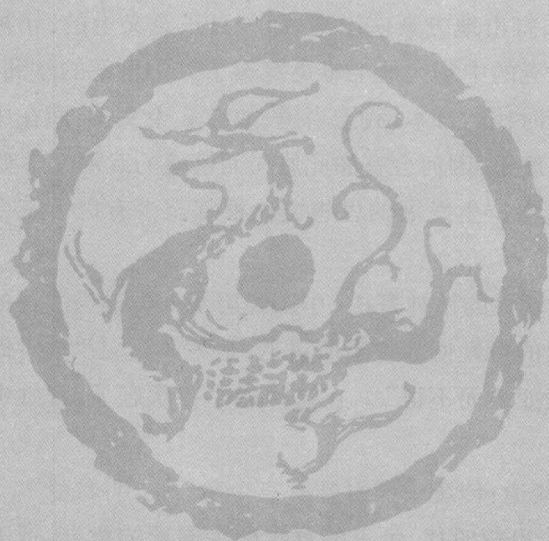
创作篇

- 武侠,你姓“俗”?——武侠小说的通俗本质 228
- 万变不离其宗——武侠小说的三大核心要素 231
- “八大菜系”任君选——武侠小说基本的情节模式 235
- 义气千秋魂——武侠小说中的“义” 240
- 人·神·魔——武侠小说的人物塑造问题 242
- 上下五千年——武侠小说与历史的关系 246
- 简和繁的轮回——武侠小说中打斗描写的演变 249
- 侠骨柔肠几多情——武侠小说里的爱情描写 254
- 江山如此多娇——武侠小说中的景物描写 258
- 诗情画意漫江湖——武侠小说中诗词的使用 262
- 诱人的陷阱——武侠小说中的“武功秘籍” 265
- 武无第二——武侠作品中的“排序”问题 269
- 插科打诨博一笑——武侠小说中的喜剧元素 272
-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关于武侠小说结局的处理 275
- 连环套——武侠小说的系列创作问题 279
- 雷池不可轻越——武侠写作的几项重要禁忌 282
- 关公战秦琼——武侠创作中应注意的一些常识 286
- 它山之石——武侠小说对外国通俗文学的借鉴 290
- 当侠客拿起手枪——武侠文学能否描写现代题材 293
- 凤凰涅槃何其难——当前威胁武侠文学生存的五种现象 297

附录:古今武侠小说五十强 301

后记 315

源流篇



梦的缘起

——武侠小说兴起的思想文化根基

“武侠小说”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文学类型，历经千年而不衰。但史实证明，自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地方豪侠以来，那种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与人格相对独立的侠客已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难觅踪影了。中世纪的欧洲，骑士纵横，故有骑士文学；幕府时代的日本，武士当道，故有武士文学；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侠客几近绝迹的国度里，因何会有如此悠久而繁盛的武侠小说呢？

笔者认为，中华武侠小说产生发展的思想文化根基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武侠”是传统中国百姓的精神寄托。中国经历了人类最为漫长的封建历史。饱受专制制度压迫的百姓便如鲁迅所讲的，最好不过是“暂时做稳了奴隶”，更多时候则“想做奴隶而不得”。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下，百姓也只能将希望寄予虚无的梦想。

易中天在《品三国》中谈道：传统中国百姓有三个梦，即“明君梦”、“清官梦”和“侠客梦”。在那个皇权时代，帝王的意志即为国家的意志，帝王个人素质的优劣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兴衰和民众的命运。故而旧时百姓最大的梦想就是能遇上一位好皇帝。这种心理波及至今，我们便看到像《雍正王朝》、《康熙微服私访》之类赞美“明君圣主”的文艺作品仍广受欢迎。可惜的是，两千年来的三百多位皇帝中所谓的明君仅占了个零头，而大多都是庸君、昏君，时常还有一些暴君。无奈之下，百姓又寄望包拯、海瑞这样的青天大老爷为他们主持公道。但实际上，由封建官僚体制催生出来的主要还是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

一再失望的中国百姓便只能渴求出现一位匡扶正义的大侠，杀赃官除恶

霸,替大家报仇雪恨。于是侠客便成为了百姓幻想中的又一救世主,并且是其最后的一丝希冀。所以,现实中的侠客虽在西汉时便失去了生存的社会条件,但作为百姓精神寄托的武侠则被长期保留了下来,用以维持普通民众的心理平衡。

此外,中国古来的“神”多是由真人转化的。黄帝、神农、女娲、大禹等在历史上大抵都有原型,至于道教始祖老子、儒家至圣孔子更是确有其人。这些人中俊杰在民众的讴歌礼赞声中被放进了庙宇,供人祭奉。有了这一造神传统,后世的关羽、诸葛亮、包拯、岳飞等人便不断被推上神坛。而作为本领非凡、救民于水火的武林侠士也不免像英雄贤臣一样被神圣化。因此,中国百姓对侠客的态度不是一般程度的爱戴,而是近乎宗教式的崇拜了。

二、武侠世界是传统中国文人的心灵乐土。中国封建时代的阶层划分虽为“士农工商”,将“士”列在首位,但文人在精神上却是极度压抑的。在那个外儒内法的专制社会里,文人的思想言行均受到严格的束缚限制,到了清朝更是动辄大兴文字狱。文人们只能依照儒家厘定的“修齐治平”的规则,按部就班地走“读书做官”之路。然而通过科考金榜题名的毕竟是凤毛麟角。从隋朝开科取士到清末废除科举的一千三百年间,偌大的中国总共才产生了六百多个状元,进士不过数万人。而占绝大部分的名落孙山者又难寻其他生计,不少都沦落成为穷困潦倒的“孔乙己”。即便出人头地者,也得“摧眉折腰”地去侍奉权贵。

知识分子本应是最具自主意识、批判精神与创新活力的一个群体,却在种种封建社会规范的残酷扼杀下不得不丢弃自我、抑制欲望,俯首帖耳地做帝王的忠实奴仆。身处如此境地的传统文人,只要其内心的人性之火尚未熄灭,怎能不羡慕那种逍遥自在、放浪不羁的生命状态呢?

于是,许多文人将目光投射向了“侠客”,因为在侠客身上流淌着犹如春日江河潮水的沸腾热血,洋溢着充满本我率真质感的奔放激情,涌动着富有原始狂野气息的旺盛生命力。文人们可以借助武侠让自己被压弯的腰身能稍稍挺直,长长地舒出一口恶气。而且从司马迁到曹植,从李白到辛弃疾,从施耐庵到龚自珍,古代文人体内也向来不缺乏侠义豪情。从他们为后人留下的

抒写侠客的传记、诗作和小说中，我们看到了那种不屈的人类自由本性的尽情释放。

再者，历史上侠客最为活跃的春秋战国，也恰是文人生命价值得以最充分体现的百家争鸣时代。文人写武侠也包含着对那一美好时代的追忆。所以，读者会发现文人笔下门派林立的江湖世界像极了诸侯争霸的东周天下，那才是文人渴望的心灵乐土。

另外，武侠文学中主人公使用的兵刃基本上都是剑。这是由于剑不仅是武器，也是古代高贵身份的象征，还是文人雅士显示不凡气度的佩物。侠客用剑暗示了其兼有文人的特征。有些武侠作家还喜欢让笔下的人物不光武艺高强，且文采卓然，诗词歌赋样样精通。这也是表现出了文人的情怀与理想。

三、武侠文学是中国人想象力的重要载体。想象是人类固有的本性，而文学艺术则承载了人类各种各样的想象。反之，想象也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原动力。福克纳曾说过，成为作家所必需的三个条件就是“经验、观察和想象”。

文学中的想象既包括对现实生活的虚构，也包括现实之外的幻想。而这种超现实想象又大体分为“玄幻”与“科幻”两类。其中的科幻文学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后的欧美，而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落后造成我们的科幻题材作品几乎是一片空白。直到现今，观众们看着汽车人和霸天虎在纽约的曼哈顿打得昏天黑地，不会感到任何的不自然；可倘若“变形金刚”们降落到了北京的王府井，就都会觉得滑稽搞笑了。历史的原因使得科幻文学目前来讲还不属于中国。

至于玄幻文学，其源头是上古的神话和宗教的传说。中国没有古希腊那样完整的神话体系，也没有欧美或阿拉伯那样统一的宗教信仰，但还是有《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一些灵异奇书以及为数不少的道教、佛教故事，故魏晋南北朝时我们便有了《搜神记》这样的志怪小说。而以唐传奇为滥觞的神魔类武侠则成为中国玄幻文学的主力军，给中国人驰骋想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不过，多数中国文人及普通百姓更笃信儒家，而儒家是敬鬼神而远之的。正所谓“怪力乱神，子所不语；六合之外，存而不问”。这就决定了传统的中国

人对过于不着边际的想象并不太感兴趣,而对《水浒传》中“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武松打虎”、“时迁飞檐走壁”这样有限度的夸张想象更为认同和喜爱。

我们不能接受武林高手们丢弃白马、长剑,像哈利·波特那般骑着飞天扫帚,挥舞魔法棒,口念咒语来相互斗法。中国侠客间应该用“降龙十八掌”、“独孤九剑”、“小李飞刀”来对决。所以占武侠文学主流的写实类武侠中,那些神奇而不离奇的想象才更符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可以说,武侠文学承载的是最典型最纯正的中国味道的超现实想象。

总之,武侠文学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明的特殊产物,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内涵与西方通俗文学有着本质的区别,是无法被复制或取代的。

武侠文学是中国人的传奇,它只属于中国!

太史公为“侠”定义 ——司马迁的《史记》与武侠文学

司马迁堪称古代最伟大的史学家,他所编写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并与《资治通鉴》合称为“史学双璧”,光照千秋。很难想象写出这样“千古绝作”的太史公能与“武侠”扯上什么关系。然而,大凡“武侠文学史”在谈及武侠起源时总会提到司马迁和他的《史记》。这是因为《史记》的七十列传中特别给“游侠”与“刺客”留了两个位置。

司马迁是我国首位给侠客专门立传的史学家,而其后的正史中这类形象



司马迁像

又几乎绝迹。通过《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司马迁为我们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明、风采各异的侠义之士，加之事件生动、文笔酣畅，确如武侠小说般好读。但《史记》毕竟是部严谨的史书，其展现的全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各种侠者形象。他们之中有朱家、剧孟那样扶危济困的闾巷布衣之侠；有灌夫、郭解那样富比王侯、役使千家的豪族之侠；也有汲黯、朱云那样亦官亦侠的卿相之侠。他们是由春秋到秦汉这一动荡的历史阶段的特殊产物。

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着重记述了剑术高超的田仲、豪气干云的郭解、仗义行侠的剧孟等四位侠客的事迹，其中最为司马迁所肯定的，也最具“侠味”的当为布衣侠客的代表人物——朱家。

朱家是鲁国人，最好扶危济困、仗义疏财，而搞得自己家中没有剩余的钱财，衣服破旧得连完整的颜色都没有，每顿饭只吃一样菜，乘坐的只是辆小牛拉的破车。但在秦末的乱世中，经他藏匿和救活的豪杰就有几百个，至于他救助过的普通人则是数也数不完。这其中最有名的一例是他搭救季布的故事。

这季布也是位正直守信的英雄侠士，成语“一诺千金”说的便是此人。但他在楚汉相争时做的是项羽的部将，曾数次击败刘邦的军队，打得刘邦狼狈不堪。后来项羽于乌江自刎，刘邦一统天下，当上了汉高祖，想起季布便恼怒不已，下令各地缉拿。走投无路的季布经朋友介绍来到朱家这里避难。朱家很欣赏季布的侠义，冒着满门抄斩的危险将他藏匿起来。不仅如此，朱家还专程到洛阳去找汝阴侯夏侯婴，请他帮助解救季布。夏侯婴是刘邦的信臣，为汉王朝立下过汗马功劳。他在朱家一番诚挚感人的言语下也开始同情季布的遭遇了，于是到刘邦面前去说情，终于使刘邦赦免了季布，还封季布为郎中，不久又升任为河东太守。可当死里逃生又因祸得福的季布想要报答救命恩人时，朱家却迁居隐遁起来，终生不肯再与季布相见。由于朱家如此的乐善好施、广

布仁义，所以函谷关往东的人们没有不伸长了脖子盼望与他交朋友的。

司马迁所写的侠客光彩照人，他笔下的刺客们也都是侠肝义胆、不畏强暴、正气凛然，实为后世侠士的楷模。《刺客列传》所记载的五位刺客中，不仅有图穷匕见、勇刺暴秦的天下第一刺客荆轲，还有那胁持五霸之首齐桓公、为鲁国讨回失地的曹沫（即长勺之战里那个论战的曹刿），重孝道、守然诺、鱼中藏利刃、剑杀吴王僚的专诸，以及“士为知己者死”、为报主恩而屡刺赵襄子的死士豫让等，他们身上都有一种扶弱拯危、敢于反抗强权暴政、为信念和情义而置生死于度外的刚烈勇武的英雄气概。

这五大刺客行刺的具体缘由、过程各异，其故事的特色自也不尽相同，若以武侠小说的标准来衡量，最为精彩的应是“聂政刺侠累”。

聂政乃魏国轵地人，只因杀人避仇，携母亲及姐姐聂莹隐迹于齐国。当时韩国大夫严仲子由于得韩哀侯的宠信而受到了韩相侠累的嫉恨。严仲子害怕为侠累所害，逃离了韩国，周游各地，欲寻侠士为自己去刺杀侠累。他听说聂政武功高超且仁孝侠义，正是理想中的人选，便奔赴齐国，寻至聂政住居，几次三番登门拜访，并借聂母寿诞之日备酒饌去道贺，还以数千两黄金为寿礼。聂政虽坚辞不受，但终与严仲子成为了朋友。当得知严仲子的真实目的后，慨然以身许友，只是道老母在堂，尚不能行。

后来聂母辞世，严仲子如亲子般执礼，助聂政葬母，聂政感激在心。聂政又为母亲服丧三年，并送其姐出嫁后，才孤身来找严仲子询问了仇家的名字，谢绝了严遣人相助的要求，独自赶往韩国。至防备森严的侠累府邸，仗剑直入，正见侠累高坐堂中，聂政趁四周甲士反应不及，挺剑便刺死了侠累。惊醒过来的护卫们忙围攻上来，聂政挥剑连杀数十人后，知难逃重围，为不连累与自己相貌近似的姐姐，破面刺眼，切腹自尽。

韩侯得知国相被杀，下令将聂政尸首暴于集市，悬赏能辨认其身份之人。其姐聂莹听闻此事，毅然赶往市中，伏尸痛哭不止，由于悲哀过度，对天连呼三声后死在了弟弟的尸前。世人感其姐弟皆如此侠义，便收二尸厚殓之。

据说刺侠累时天上现出“白虹贯日”的异象，可见聂政的勇毅真是惊天地泣鬼神。难得的是其姐聂莹虽无惊人之武艺，却有无畏之精神，不惜牺牲性